

叶逢平的诗

流水

虽说山高大
可以靠山,看远方
但偏偏,流水往山下走
在那里,石头沉默,淡水鱼跳跃
特别是入海口,流水在离别
仿佛有很多眼泪
原来,流水是大地倾诉的苦
——海在苦里泡大

岛屿虽小

岛屿虽小
比大海稍高,沉稳
扎实。它在潮水中周旋——
不断数浪花的衬衫
风长着桅杆
在白鹭行走的月亮上
不断数渔人的柴火
不断借小草避难
而不是浪费世界
岛屿孤身在外
每天,潮水代替它,走上岸
怎么也用不完大海的快乐

鹿回头

回头是被传说的
因此,鹿得回头
虽然黎族青年
箭还没射。少女是天使
等海,飘过
温柔地天长地久
鹿,回头——
用这块石头审视世界

穿过燕子洞

大自然给石头开个窗
洞就具象了
一只只燕子穿过
窗口就是世界

唯有燕子鸣叫
可飞上石头的顶端
波浪还有着数公里的前程

大海不小心,对石头说了空话
燕子还得裁剪世外的噪声

燕子洞,我也算开了眼
像遇到知己——
自己是自己的陌生人

海的图书馆

我在封面,灵动的海平线
原来是海之书装订用的棉线
波浪一页页翻阅,涛声壮阔
鱼儿从早到晚穿梭,悄写长句

有些被严禁占座的藻类
静音,也会被风听见
我翻过风时发现有些贝壳
可当作借阅证,不需要说出口

回头是岸,路在回家
或许,读这么大本的蔚蓝
不是为了获得大海,而是
去大海的尽头会一会自己——

读懂大浪淘沙,烟雨当作书架
听懂潮起潮落,书架学会托举
潮水涌上沙滩,像大海刷着
二维码,不能随便走进人世间

流泉的诗

我遇见的风都是好风

无数次遇见,无数次
在一场风中顺从另一场风

承接风的指引、鞭策、洗涤

像风一样,匍匐低处
在更低的生活里
一次次,将头颅抬高

像风一样,关一扇门
又敞开一扇门
我珍惜开开阖阖的
这人间所有的恩赐

让风记住指纹
让风替我们活成一首诗

不同的风声
孕生更多不同的自己

吹拂吧,我是任何的一个你
吹拂吧,我是唯一

像麻雀一样热爱

秋割后的田野
稻茬,是一种隐喻
三两蹦跳的身影
一张忙碌的嘴

籽实遗落
在一种开阔里
另一种隐喻
让秋野更开阔
黄金的光芒被再次遇见

没有承诺
它们只是将一些感恩的句子
在田野上一字排开

秋意渐深
稻茬仍在呼吸
这些跳动的心脏,有理由
接住这个秋天的馈赠

月亮颂

被古人唱颂千年的月亮
此刻,又被我
唱了一遍

它落在新鲜的屋瓦上
洗了一遍又一遍的
对一面悬崖的眺望

它不会令人发光
但会让九里里盛开在悬崖上的一朵小雏菊,发光

饮下人间清苦
把头抬高一寸,又一寸
风从悬崖
落下来,我抓一把月光
分尘世一半

另一半给自己
以药引。古人不知道我正生着病
病中的歌吟,是一个人
对另一个人最后的问询

当月亮
像神,被供奉
我隐去伤悲
并在接下来全部的救赎中

收下
我能收下的一切

恬园

樗木硬实的躯干
托举慢慢浮升的地气
风穿过弄堂,在樟树下

轻轻一吹
就吹软了几多前尘往事

少年仍骑在木马上
而木马,早已跑成石马
这是一次交割
多少人拂袖而去
老宅不再迷恋泛黄的旧牌匾

苔痕新生
抹去苍角族谱
拉二胡的那个老者
正褪去民国长衫

在辨认
被星光蹂碎的脚步
几枚是金子做的,还有几枚
是朽木雕花的

唯有松针值得信赖

野境如谜
山风徘徊密林

脚步,试探水草妖冶
而泥沼,深不可测

峭壁林立,苍松
是一把刀,直指虚无

谁在击鼓
谁在听涛

桧木扯住我的衣袖
此际的挂牵,像迷离中
一只手对另一只手的辨认

而松针,落在朝露中
落在发丛中,它不告诉我什么

但我知道,在一个人
背负的苍苍群山中
它又意味什么



金秋硕果(彩铅)。韩苕夷 作

顾小龙的诗

旧州镇

南渡江到此,也慢了下来
泥沙沉底,枯叶上浮
海口而来的奔涌,迂回曲折
黄昏切割明暗,恰人至中年
世事半是浮沉,落日不必
催人悔恨,今夜过一片
荒山破庙,赴一场酒席
道美村大醉一场
拖鞋球衣,清风、明月和梦乡

英州镇

公路牵系落日,车辆向南
南渡江、文笔峰
牛岭山、陵水河
越往南越静,越往南越空
越往南越咸,椰林后退
盐田后退,大地后退
潮水涨落灯塔,燕鸥飞掠黄昏
英州镇只剩下天空和大海

江东新区

江东新区,左边高楼右边荒野
南渡江水流进暮色
椰子树安静,车流喧嚣
夕阳里飞出一群麻雀
我从昆明回到海口
江边钓鱼的那个人还在钓鱼
阳台布满枯叶和灰尘
夜风吹拂
十一月有些熟悉的事物
猛然间格外陌生

潮流

残船篆刻潮水,锈锚勾勒落日
鸟群从工业新区飞抵村庄
芦苇摇曳晚霞,苔藓斑驳顽石
旧渡口孤独地垂钓黄昏
江上大桥喧嚣,行人南来北往

合一的诗

在云洞

因为真爱,来到了这里
天空一朵云,凝固在这里
海上的一朵浪,凝固在这里
一处弧形的微笑
距离海岸线不足30米

我们追赶着落日,追赶椰果清香
抵达了黄昏诸神的柔软
墙间的孩童,顺着光的弧线
奔跑在安静的洞口

总有一束光,穿过云洞
照着看书人,照着看海人
照在一起看海口,帆船
和椰树上空自由飞翔的白鹭

因为有云,因为有海
有你我,在海南崭新的炙热中
在云洞怀抱中
一起完成周而复始的呼吸

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

夏天的清晨,适合交换松驰
喜悦,像不知名的小雀
在枝头雀跃

百年非洲楝下,我们拥抱
心跳随缓慢的节奏,静下来
鸟鸣声中,万物以倾听的姿态
守着展翅的秘密

树皮勾勒出沧海桑田
海里的鱼鳞,闪烁着时光
展开——
飞翔是植物与我的共享

光线穿透层层绿叶
斑斓,是一地跳跃的昨夜星辰
是谁,晓梦迷蝴蝶
千年遗落的白月光,
像一枚细长的种子
随风飘荡,等你回来
等你,一起飞翔

莺歌海月夜

每个诗人的心里
都住着一片海
记忆像灯塔,在海边点亮
1957年和2026年的莺歌海
有着一样圣洁的月光
那是海洋和诗人的情深

吹着海风,我听到
远处的钟声,回响在耳边
海边高耸的哥特式玻璃窗
礼堂里的婚礼,在海浪声中
透着幸福的回音

我们一起来到这里
来到这片海,我们一起见证了
月夜下,浪漫主义的延续

燕子洞

我们跋山涉水
以为在寻找风景
却在燕子洞腹腔里
撞见了自己的回声
那带着咆哮的野蛮生长
是我们被岁月磨平前
最后的抗争

昙花燃尽芬芳
只为证明黑夜并非虚无
燕子穿越千里
只为确认巢穴依然温暖

我站在这水天一色的
海蚀拱桥下,白色的浪
黑色的礁石,展翅的力量
连接——那片蔚蓝

所有的迁徙与停留
都是为了在某个涨潮的瞬间
把自己,还给大海

吴慎劭的诗

我看见你站在天涯的风口
像一群沉默的战士
根须在沙土里织成锦绣
把海岸线牢牢攥在心头

椰子树情思

没有主根的骄傲
却有比锚更牢固的坚守
每一条须根都是归舟的绳缆
在咸湿的潮汐里扎下永久

你的躯干不是钢铁铸就
却比钢铁更懂得屈伸刚柔
风来时你弯腰俯首
不是屈服,而是把力量
藏进柔韧却坚硬的骨头

羽状的叶片——
是你智慧的手掌
在狂风中轻轻摇曳
让呼啸的气流穿越指头
将狂暴险情化作风的歌喉

你饮尽咸苦的海水千斗
却酿出清泉般甘甜的乳汁
在这片贫瘠的沙滩上铸就丰碑
用千年坚守书写史诗般的歌谣

你是大海的儿女
是台风锻造的英雄
每一次倒伏后的挺首
都是对故土最深情的回眸

田斌的诗

一天

如果未曾住院
怎知海口的天
蓝得能倒进输液瓶

一九九三年
背牛仔包上秀英码头
包里一本卷边投资指南

那时天也蓝
我却只顾三角池
电线杆上的招聘广告

如今躺在病床上
那片蓝直撞进来
原来天一直这么蓝
是我三十三年没抬头

日子慢下来
像老爸茶那壶绿茶,泡成了渣

想起秀英村那间民房
隔壁夫妻吵吵架又一起煮面
香从门缝钻进来

如今数着药滴才明白
最难熬的不是穷,是快
快得来不及闻面条香

病中

病房是个好地方
再大的老板也得蜷床等扎针

那声哎哟
跟农民工被钢筋扎脚一样

我画了一辈子图纸
到医院才发现
这楼里没有梁没有墙

钱在窗口是纸

在手术台是命
在ICU门口是数字

三十二岁那年合同纠纷
从基层打到高院
夜里枕上落一层头发

一个人晃到西海岸
脱鞋往海里走,浪又苦又咸

如今看缴费单才知道
天没塌,塌的只是执念

进手术室
什么都不带不进去
只能光身数一二三

醒来刀口疼,嘴干
像台风过后的街,天是亮的

茶与粉

钱又不只是钱
它是粉店里那碗加蛋海南粉
粉在汤里透亮
卤汁浇下,葱花像轻叹

它是台风天帮你挪车的邻居
是跟了十几年的兄弟

它是茶店老板娘
那年我被骗了,坐在店里发呆
绿茶凉透结了膜
她端走凉杯,又倒杯热的

这座岛的人,不说漂亮话
但茶,是热的

出院那天清晨
我走到粉店门口
王老板头也不抬:老田,加蛋?
加,平底锅滋啦一声

这就是我要的生活
不是大富大贵
是有人记得我吃粉加蛋

苦如台风

走廊加床的琼海女人
抱着孩子坐三天,自己啃冷馒头
我让护士送两份饭
三十三年前我也啃过冷馒头

隔壁床的文昌阿公
小儿子打电话:还要交三万
他靠枕上哼琼剧,跑调却投入

对面床的老头
昨天还聊骑楼卖布
今天凌晨被推走,白布一盖

儿科那个五岁的娃
化疗掉光了头发还在笑
满纸画轮子,我背过身擦泪

酒桌上称兄道弟的
电话不是忙就在国外地
倒是卖水泥的老乡塞个红包

我这才懂
不欠,谁都不欠
难时递杯热茶的是情分

这座岛用台风和官司
把川渝青年泡成海南人
苦就跟台风,来了就躲
走了拍泥

借的身体

烟戒了一年半,酒戒了一年
说戒就戒,体检箭头
比甲方催工令还管用

每天绕学校走六千步
看晨雾楼群像刚洗的老照片

过了五十才知道
身体是借的,借了五十五年
利息都在报告上,写得清楚

我在筑文斋贴了张纸
来海南三十三年,吃过苦受过骗
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家人平安
还想写完《躬耕海岛》

儿子毕业进了央企
没留他在身边
没说出口:不想你再吃这份苦

躺在病床上
翻出照片看了很久,没拨电话

家是什么,是躺在病床上
不敢拨的那个号码